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子部
稗類鈔卷
二十九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十九

常熟潘永因編

博識第三十二

僧錄贊寧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
鉉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
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陰雨則青猷夕起觸近則
散尙也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

結為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皆斷鎗折
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
句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
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足求之如言果得以進亟召
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
足也朝廷皆歎其博識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

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血流掣韁却立鉉遺書問
於餘杭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
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刷之去土丈餘果得
巨獸骨上脰可長一丈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股柱
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纒漚之遂爛

江南徐錯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猫事鉉疏得二
十事錯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
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宣和中蔡居安攸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
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
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
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嘗聞坐客咸歎服之識
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呂徽之與陳剛中治中過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
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
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

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
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
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啣草欄外夜則歸卧
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
羣臣俱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
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
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有石落海

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
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
目果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一言用大蚌含胎結珠
未就如淚者漑取和色欲日見者於日中晝欲夜見
者於月下晝蓋珠蚌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
淚布於日月之下則受此之精於色各以時見理或
有之也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游東山各事

寬履輕衫携酒敲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
或平田間一茆舍有兒童讀書聲相君携策就之乃
一老叟教數村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
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
不敢輒談李以晚渴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此不宜多
食號為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
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
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

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
史曰見鶡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
別之離耳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
架取一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檢之如其
說李特加重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
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
服也又湯周禍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

三代為對遂無一人合者

宋子京用伏奉手畢南人謂筆曰畢因效之以為手畢
手簡宋謂爾雅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佔畢

宋景文博學多聞著名當世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
子京詩云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
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其用事如此又詩云
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楊淵五湖賦云連瓶抑
鮓又詩云何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唐張弘靖云天

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丙者左太冲
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北有
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以丙
日出穴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酈善長云穴口向丙又
引栢枝山中有丙穴穴大數丈有嘉魚嘗以春末游
渚冬入穴故知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老杜詩云魚
知丙穴由來美

江西俚俗罵人曰容作兒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

云櫻桃真小子龍眼是凡姿
橄欖為下輩枇杷客作
兒盛問其說云櫻桃味酸
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
也橄欖初澁後甘下輩也
枇杷肉少核大客作兒也
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賜
束帛時胡大監旦誓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十
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
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

束帛芟芟責於丘園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
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則十挺之脯其實一束
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為二端五疋遂見十端表王
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有愧色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
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多以古事詢之
無不知者雖末學卑品應對不倦時人號為杜萬卷
性和易有懿行士論推之

餘杭能萬卷者浮圖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奧學
王冀公深所禮重一時儒者皆抱經授業師嘗喜讀
唐韻諸生長竊笑一日出題於法堂曰楓為虎賦其
韻曰脂入於地千年成虎諸生皆不喻固請之不說
凡月餘檢經史百家小說俱無見者閣筆以聽教師
曰聞諸君笑老僧酷嗜唐韻茲事止在東字韻第二
板請詳閱諸生檢之果見楓字註中云黃帝殺蚩尤
棄其桎梏變為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為虎魄後諸生

始敬此書又有云松液入地為虎魄者唐李嶠咏魄
詩云曾為老伏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
可覩未知孰是然每見虎魄中蚊蚋數枚凝結在內
信嶠詩不誣

魏收有庸峭就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
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短
柱取其有曲折峻峭之勢耳言人之儀矩可喜者曰
庸峭就乃用此事作詩為謝曰高晏初陪聽鼓聲清

談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
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
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文潞公為相日赴秘書省曝書晏令堂吏視閣下芸草
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芸草之辟
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甚喜
即借以歸

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

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於宋明帝朝為尚書郎
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而荆公答
之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竟指吏
部為退之矣

吏部文章日月光自然以吏
部為退之但二百年不切耳

慶厯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
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
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及書梁八
閻事之類原父即為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

取平易而原父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
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父復忤韓魏公終不
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
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
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
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
曰公非先生人言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

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對已而復追回令立竣報原父就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歐陽公五代史李琪傳曰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

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便殿謂之起居琪以為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

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晏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

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
八閤琪皆不能正也

劉原父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刀以
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
莫能識原父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
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
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
惡夫印原父曰此漢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

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長安李世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為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父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取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研遂不敢復出

鄜道元水經注曰赫連龍昇七年於黑水之南遣

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梨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
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乃咸百
鍊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
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
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坂
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註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
府使馬軍送新酒乃知杜詩有洗盞開嘗對馬軍

東坡嘗誦鬼詩有織烏西飛客還家不解織烏何義王
銍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
義

酉陽雜俎曰于襄陽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
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
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徑曰某敝止
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迫舉人因賦詩
曰流水涓涓芹芻牙織烏西飛客還家荒邨無人

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歸襄州尋訪
舉人則殯宮存焉

打揲字見聞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
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皆使揲字今俗
只使疊字誤也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
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鄰婦青唇之動桑間陋
曲續邦人白雪之音之語事聞神宗詢左右以青唇

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
聞再三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鄰夫見婦吹
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面恰
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君當
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為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
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鳩盤茶元老之強記雖怪僻小
說無不該覽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

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已賦故引此事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但未知果出何經耳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黼罷相復職

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名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則劉夢得自武陵例名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踪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夢得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

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豫哉後蔡蕤榜登科終
戶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畧
識字則識字豈易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
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
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
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包遜字敏道有六子名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
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肩留心字學特叩之
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
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

宋人送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多不知其出處
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於紫濛之野蓋
以慕容比遼是時南北方結好故雖送別紀行之語
畧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方虛谷以

為契丹館名妄猜之言爾

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
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為官粧且以退為
褪誤矣

少卿章岵嘗官於蜀持吳綾湖羅至官與川帛同染紅
後還京師經徽潤吳湖帛色皆渝變惟蜀產者如舊
後詢蜀人之由云蜀地畜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
時以桑灰煨之故帛成宜色然世之重川紅以為染

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了了干旗
在後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
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
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
儀也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於寡人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李為行裝

非也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欵誌但漉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寬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詞如今之擗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寬也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於

用木為矢而謂之箭則謬矣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
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蔭乎髮也
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
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曰宣
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為是

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饑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對
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對之此雖戲言

亦似有理又云向見鄉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註家皆指后為太姒非也蓋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為后乃自秦始皇耳

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支干原作枝幹後人省文以幹為干以枝為支非也錢塘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

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
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
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
三畫陽成泰卦也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
舉令為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
某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嗟賞
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昔慧日至
夾山夾山間與甚麼人同行慧日云有个木上坐蓋
謂拄杖也

山谷送曹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過印壕破山不但蕉黃
荔子丹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字訛以應為印
或曰子魚以容印者為佳故王荆公詩云長魚俎上
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
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山谷於壕而云破山理不

可曉螻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岸然故呼為山山谷謂之破山豈取螻肉之謂耶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砮樓或以為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砮於此後為酒樓本名砮樓物纔數年不用便忘之建興間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晶小斧頭子在轎前至宣政間方罷之後人遂不識此物亦不聞其名矣前人畫像有執者

今人呼墓前地為明堂伊川書為券臺南軒欲改之後

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

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臘故漢火德以午日
為祖戊日為臘魏土德以辰日為臘晉金德以丑日
為臘祭名雖同而祭日則異祖長生也終墓庫也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
道德臘十月一日民歲臘十二月正臘日為王侯臘
陸士衡兄弟產於崑山後人因稱兄弟為崑玉言其如
崑山之玉也

宋稗類鈔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二十

常熟潘永因編

詩話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
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
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
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屋

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世譏馮瀛王道依阿詭隨不能死節嘗考質其生平行事亦多侃侃不顧避處王荊公雅愛道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富文忠公稱以為孟子之所謂大人其所作詩雖淺近而多諳理今附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

歸真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
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聰明速每邊事纖悉必知有使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使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避處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蜀民望王師也又考勾臺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

中相因是堯夫為吳所擯知蜀主國柄墮蒼生民肆
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
以是知此詩乃堯夫非朱山長也清冷二字不逮消
息遠甚

曹衍衡陽人太平興國初石熙寧出守長沙以衍所著
野史繳薦之因得召對袖詩三十章上進首篇乃鷺
鷺貧女兩絕句蓋託意也鷺鷺云波瀾靜處立身孤
龍雪攢霜腹轉虛盡日灘頭延頸望能消大海幾多

魚貧女云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始遇佳期滿頭
白髮為新婦笑殺豪華年少兒太宗大喜召試學士
院除東宮洗馬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
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
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
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
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

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
高易斷魂塞上云成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
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
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哭江為云廢宅寒塘水
荒墳宿草烟花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
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門繞松庭露濕衣湘江舟行云
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
老落遲桐葉雨聲寒

揚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陝皆號
能詩朴性僻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
冥搜或得之則躍出適遇之者無不驚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喜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
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
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蕭灑
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
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

都名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貌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罇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招隱人隱人謂野野有子名開亦有清譽

魏野嘗從寇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畱題後復同游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

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野贈
公詩有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公七月十四
日生故也又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寇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
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前趙
渭南韋蘇州之類然富貴之時所作詩皆淒楚愁怨
嘗為江南春二絕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
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
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謂深於詩者盡欲慕騷人
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則不無殊
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
嶺南云到南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為警絕晚竄
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
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竄竄已兆於此矣

李虛已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為詩後與曾致

堯倡酌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已初未悟
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
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
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
也

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
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
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余每咏吟富貴不

言金玉錦繡而唯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
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之類是也公嘗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
也無公之佳句宋荅公皆題於齋壁若無可柰何花
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閒見游絲
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
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之類荅公嘗謂此數條
使後之詩人無復措詞也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洛陽憇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
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無幾又使
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
廢沼尚留名儀鳳終無跡鳴蛙只廢聲淒涼不可問
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
同步游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
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
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又薦

館職遂躋侍從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
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
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
生徐觀姓名曰果吾學士葛敏修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
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
句賜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弊告人曰吾為諸
館職搨檣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

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
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
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宗朝當時文章多人未
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為時膾炙莒公詩云一
夜東風拂苑牆歸來無處剩淒涼漢皇佩冷臨江濕
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獺髓舞臺收影費鸞
腸南朝樂府休廢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墜

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欲飛更作回風舞
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微
香可憐舞意傳雙蝶盡委花心與蜜房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者九人劍南希畫
金華保暹南粵文兆天台行肇洋州簡長青城惟鳳
江東宇昭我眉懷古淮南惠崇九僧詩極不多崇到
長安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為時所稱崇
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畫史紛

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荆公詩云爾

僧惠崇不但繪事精妙詩句亦清遠有冰雪松霞
之韻嘗作句圖書其所最得意如嶺暮春猿急江
寒白鳥稀掩門清桂老出定白髭長鳥歸杉墮雪
僧定石沉雲空潭聞鹿飲踈樹見僧行磬斷虫聲
出峯迴鴈影沉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移家臨
醜石祖地得靈泉殘月楚山曉孤烟江廟春松風
吹髮亂巖溜濺棋寒雲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林禽

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
地遙羣馬小天濶一雕平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
青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迴露下牛羊靜河明桑
柘空霜多秦木迥雲盡漢山孤夜閒潮動舸秋迥
月臨城葉落風中盡虫聲月下多扇聲猶泛暑井
氣忽生秋湘雲隨鴈斷楚路背人遙關河雙鬢白
風月一燈青松風傳夕磬谿霧擁春燈圭竇先知
曉盆池別見天孤雲還靜境遠籟發秋空古戍生

烟直平沙落日遲來時雲擁衲別夜月隨筇古木
風烟盡寒潭星斗深

梅堯臣以詩名家歐陽脩與為詩友自謂不及堯臣語
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
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
後為至也

歐陽文忠公嘗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輻之
句以為語新而屬對親切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

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鈎輶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
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輶格磔聲

荆公金陵詩云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
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蒼官松也青女霜
也楞嚴經云當橫陳時味如嚼蠟以言道人處世間
雖有慾而無味也蓋荆公自謂如蒼官自保但青女
橫陳不能已耳此言近於雅諛殊有深意

又云木落
岡巒因自

獻水歸洲
渚得橫陳

王荆公嘗題一絕於旼扇云白馬津頭驛路邊陰森喬木帶漪漣斜陽一馬匆匆過夢寐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載

王荆公見道傍大松人取以代燈因賦詩云虬角龍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燭火間公自註云松意尚不願採於匠石充棟梁之用况肯區區與螢燭爭明於頃刻間耶

王荆公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搏黍鶯

春鋤鷺也

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詩多新意丞相荆公過金山寺於壁間得長篇讀之反覆諷咏間知功甫所為由此見重最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又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公乃命工繪為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鍾并圖遺之

王禹玉寄程公闕詩云儻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觥照

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盃其對甚

新

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
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動
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弄
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
皆警句也

劉莘老丞相和王定國雪中絕句云袁安只有高眠興

謝朓空餘後會難十萬徒兒春瘴近飛花宜過海南
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耶蓋晏元獻為樞密使
時西師未解嚴會天雪陸子履與歐陽公同謂之晏
置酒西園歐即席賦雪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
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澈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
由是啣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令公宴但云
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詩時正元豐間朝廷
方問罪安南故定國援以為戲

東坡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
供侍扇題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而慧頗知書
坡亦每顧之終未嘗獲公賜至公移汝將祖行酒酣
琪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熟視久之令其磨研墨
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
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譚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
篇何也至將撤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
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

盡醉而散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
上羣山似劍鉞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為之對曰繫
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鉞山

子瞻渡江和介甫游蔣山詩介甫指峯多巧障日江遠
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陳傳道
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
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乃唐人得意

句僕安能道此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
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
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無功無
功日盜大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
因君作詩先自劾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示此
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元豐三年東坡下御
史獄嘗供此詩云本為龍神慵惰不為天行雨却使

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却
使人心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
大臣及百職事也

吟哦傲兀仰晤巖月遇嶽迎崖銀利玉斲龜鼉驗鳴雁
鶯嶠屹卧玩我語聳牙岷嶻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
郊璵龍雲水菡絢碣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
席開宴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
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詩也皆東坡作而本

集不載

東坡元祐末為禮部尚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
所與覺後惟記一聯仲至因足以成章云曉雪誰驚
是後時土膏方得助甘滋歲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
憂一覺遲此一聯乃得於夢中者不著寒梅容觸冒
半留紅杏惜離披神交彼此無勞辨更為公題述夢

詩

動地隋兵至君王尚晏安須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寬樓

外峯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恁欄干廬
山王元甫紹聖間敕賜高尚處士所作景陽井詩也
東坡嘗跋云予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予
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羽邀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
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
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
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

谷十月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
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
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
古人用心處所以荆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
見閒人把一枝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
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
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閒人眼界開不知
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

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拔而
立意精確如荊公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盃
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
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
雖紅不是春如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
一笑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
不知

山谷黔中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有云人得遨遊是

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為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
成之更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之句
亦不讓前聯也

退之有詩贈同游者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
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曰余兒時便哦此詩而了不
解其意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憶此詩
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
此況其大者乎蓋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鷗之旨催

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晚鳴江南謂之春喚

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雖作墻東客疾病猶存
研北身上句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研北身乃漢
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研北又云長
疏研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人研北諸生蓋言几
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有類乞兒搬

漆碗叔原戲作詩曰生計唯茲碗搬擎豈憚勞造雖
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庶共搯朝盛
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墻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
筇作杖捧稱葛為袍儻受桑間餉何堪井上糟綽然
真自許疇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教願君
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恭敏李公飯於閑燕堂即席聯句
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裏暫回春

欽臣

已聞壁

月瓊枝句更着朝雲暮雨人觀老媿紅粧翻曲妙喜

逢佳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仙境何時再

問津觀仲至使遼回謁李公席中賦詩云窮廬三月

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

上海崇洲

李方叔嘗作寒食詩云千株密炬出嚴闈走馬天街賜
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

徐思叔題貧樂圖首句云迺翁畫仄教兒書嬌兒亦厭

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
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水肌膚自緝枯葉
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
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
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韓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
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子蒼自館職斥宰
分寧縣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為時所推故商老有

黃葉之句云其全篇云朔風吹雪盡多陰日暮擁階

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

去還相覓

王荆公詩閉戶敘推愁愁終不肯去

與老無期稍見侵

劉賓客詩

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閒

游宦衣冠少時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鵲巢於喬木之巔後賦

所謂攀樓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

康中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鵲已去作詩示

何次仲迂叟云緩尋碧竹白沙游更挽藤梢上上頭

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塵跡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
去眷戀羣山為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
江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
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溪上不驚鷗鱉嘗見水人
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
古城樓二詩皆及鶻巢皆推賦而言也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
春風吹淚過昭陵此詩題於仁宗寢宮不著名氏韓

子蒼表出之

趙明誠在建康日其妻李易安每值天大雪必戴笠披
蓑循城遠覽以尋詩為事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
每苦之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
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侍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
令續之乃薦鄰居太學生既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
不知睿裁云何乞為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

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緣此意足句以續於扇
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下徑使造廷賜
以第馬上御詩曰選餘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
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南一點酸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
徽廟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
墻之悲璫偶下直竊携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
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

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柰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與之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傳會求進擢為臺郎嘗與檜對局格天閣下檜戲曰此卒渡河是爾將軍之疥癩伯可徐應曰今皇御極視公宰相如腹心

檜大喜撤棊酣飲終日而罷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遺
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甚陸請
見不出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
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
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
賞再四即命相見待之如初

諫議大夫宋文淵齊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流出

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玉女怨春風
睢陽道中云竹溪噎絕雨才通無數深紅間淺紅
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向來松檜喜無恙
坐久忽聞南澗鐘隱隱脩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

靖康末金人欲立異姓齊愈書張

邦昌姓名示人後為李綱所誅

辛稼軒觴客滕王閣詩人胡時可通謁閣人辭焉呵晉
愈甚辛使前曰既稱詩人先賦滕王閣有佳句則預
坐即題曰滕王高閣臨江渚衆大笑再書云帝子不

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柳搖風猶似當年舊歌舞迺相
與宴而厚賙之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韓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園
閱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原敗
而猶得免禍其題武林詩皇輿久駐武林宮汴洛當
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起長江如練水常通樓臺
飛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
人誰解記衰翁臨安春霽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憐

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今朝賣杏花矮
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布衣莫動風塵歎
猶及清明可到家

劉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唯一實共以為笑
忽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壺
紅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
春風衆咸喜之

劉山翁汝進漫塘幼子學問宏深文字典雅與客

九日游龍山以塵世難逢開口笑分韻山翁得口
字云縱步龍山巔放舟龍蕩口羣然雁鷺行雜之
牛馬走我拙不能詩我病不能酒試問賞花人還

有菊花否衆服其工

漫塘潤州
金壇人

山谿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
落魄江湖二十年布衫濶袖裊風烟如今各樣新裝
束典却清狂賣却顛

有良家女流落可歎者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

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
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
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
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
意休記錄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
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
以披閱有一人題詩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

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漢陽郎官湖春日四絕句其一兩山收雨暗平沙遮斷
溪梅隔水花留得烟林作圖畫依稀松磴有人家其
二空山玉蕊照瓊瑰到處尋花共往回欲識春風最
奇處試來同看雨中梅其三朦朧花影月黃昏著意
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喜佳客倒垂花蕊照清尊其
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邊楊柳一時青梅花過盡桃
花惡乞取山礬入淨瓶尚書郎李祁蕭遠謫漢陽酒

稅時所作也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寓於襄陽府光孝寺有一人題
詩於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踪跡
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眷令信斷雲千里烏
鵲驚飛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
雖未為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
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

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
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
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蚺
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
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鵝與象龍聚
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
用醒午睡此詩引用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
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

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為增補二句云日占

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

王全玉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

且曰讀之動人老狂聊復效尤亦作十絕憶行日屏

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窵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

只有金蓮步步香憶坐日倚上藤花闕面平繡裙斜

綽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貪工不肯行憶飲

日綠蟻頻催未厭多怕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

衫浣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曰一串紅牙碎玉敲碧
雲無力駐晴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
憶書曰織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楷碧窗明袖紗密
掩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憶博曰小閣爭籌畫燭
低錦茵圍坐玉相歌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
注遲憶顰曰漫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
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別離憶笑曰從來題目
值千金無事羞多始見心乍向客前猶掩斂不知已

覺鈿窩深憶睡日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玉簫
涼漠漠帳烟籠玉枕粉肌生汗自蓮香憶粧曰宮樣
梳兒金縷犀釵梁冰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事不
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
能作也

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進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
行時李彥章為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
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為科禁何清源至

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

毘陵士人姓李氏家有一女年十六能詩甚有佳句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別察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用精切士子無能

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
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睽吟懈管清他年為舜
牧叶力濟蒼生

題古有絕唱者諫議錢公昆題淮陰侯廟曰築壇拜日
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
起五湖心尚書張公方平題徐州歌風臺二絕曰縱
酒踈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
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尊前一曲大風

辭才如信越猶俎醢安用思他猛士為陳文惠公題
華清宮朝元閣云朝元高閣迥秋毫無隱情浮雲忽
以蔽不見漁陽城楊至質題茅山詩曰玉肺空浮已
字山五門不鎖洞天寬紫花可餌秋尋朮紅焰難埋
夜見丹晝得一牛方水草飛來三鵠各峰巒仙踪寂
寞高風遠誰為先生指額癩揚誠齋題淮陰侯廟壁
二首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
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

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
成其二曰鴻溝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
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蓋此
後禽空悔作弓兵火空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
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
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陳留風俗傳云小黄縣者沛地之黃鄉也沛公起兵

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
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於梓宮其浴處
有遺髻故謚曰昭靈夫人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
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
詩曰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
踈文墨幾點燕支浣綠苔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

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
濛濛細雨中

瑞麟香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
一翻雨滴甲樓東夢游黃闕鸞巢外身卧彤幃虎帳
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幕杏花風此僧仲殊之
詩也王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與馬繼以疲
倦先起熟寐於黃堂中不知客散及覺日已曛曩矣
王因罰以此詩始放去瑞麟香安中家所造也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閒倚蓬窗
問釣翁為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風人
之體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蓑衣詠牧童云
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
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其
詩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偃僂抱
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倚綿假溫推擁背借力杖

擔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
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
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
耳聾如塞續眼暗似籠烟
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鞦韆
鞭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
骨冷愁離火牙疼却漱泉
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
膠睫乾眇綴粘髭冷涕懸
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揼
揼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
坐多苜易破行少履難穿
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
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
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
看嫌經字小敲喜磬

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
相延褱帽縱橫掠梳頭取火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
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
教鑄客到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灶壁晒艾曝
簷椽怒僕空睜眼嗔兒謾握拳心驚嫌蹴踰脚軟怕
鞦韆局縮同寒狄推屐似飽鶯觀瞻多目眩牽動即
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箋已聞捐几杖寧更佩
韋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

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
無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
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
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漸漬，鰓齒食
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
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減磚。好生焚鳥網，惡殺拆
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勝
狂顛。

路德延儋州巖相猶子也為朱友謙書記友謙禮
待不優作孩兒詩以刺之友謙大怒沉之黃河其
詩云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
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
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榻上
唱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
雨奔巷趨輕烟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
鏃繫獨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

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
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搯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
頻邀壽花挿時乞繡針穿寶匣擎紅豆妝奩拾翠
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
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
污錦涎倦書饒姪姹憎樂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
衾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鉤動
箏摧雁柱偏棋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鎬惱客初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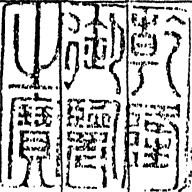
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徧樓椽拋果忙
開口藏鉤亂出拳夜分圍柵柵朝聚打鞦韆折竹
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磴相效放風旋旗
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
古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
連闌草當春徑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
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
捉鳴蟬平島跨蹠上層崖逞捷綠嫩苔車跡小深

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徑
蜂穴繞階填樵唱迴深港牛歌下遠川壘材為屋
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磚忽昇鄰
屋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曰甘羅作相年明時
方在德勸爾減狂顛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
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於庭邀
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款甚將別出

小碧箋書詩為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
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李漢老建炎末自簽樞密遷右轄未幾遷知院前後二
三月而罷因為梅詩以託意云經霜歷雪忿開遲風
笛無情抵死吹鼎實未成心尚苦不甘桃李傍疎籬



宋稗類鈔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二十一

侍讀_臣孫球覆勘

郎中_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孫溶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三十一

常熟潘永因編

詞品第三十四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曰東南形勝三
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
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
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羞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史蓮娃千騎擁
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
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
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
牽動長江萬里愁廬陵羅大經謂此詞雖牽動長江
之愁然海陵因此役而見戕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
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

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此論甚快

柳耆卿蘓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絛絛板唱相公大江東去柳學士却著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為之撫掌

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胡致堂之論則曰詞曲至於眉山蘓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

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耆卿為

興臺矣然世
必有知言者

柳永字耆卿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
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聲傳一時
舉進士登科為睦州掾永初為上元辭有樂府兩
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
秋晚張樂使作醉蓬萊以獻語不稱旨永亦善為
他文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為已累後改名三
變而終不能救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

飲處即能歌柳詞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
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
辛稼軒以詞名守南徐日每燕必命侍伎歌其所作尤
得意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
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
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
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

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
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飮否特置酒召
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
不可容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
不止時相臺岳珂預坐年少勇於言率然對曰待制
詞句脫去古今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
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
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

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岳
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
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余
痼乃改其語日數十易屢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

辛幼安摸魚兒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
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
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笑只有殷
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悞

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脈此情誰訴
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
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烟
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
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然聞壽皇見
此詞頗不悅終不加以罪可謂盛德也矣其題江
西造口詞云鬱孤亭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
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

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金人追
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
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北固亭懷
古永遇樂詞寄丘宗卿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
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
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
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黃北顧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

寺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飭否
又自述賀新郎云甚矣吾良矣悵平生交遊零落
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
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
是情與貌畧相似一尊搔首東牕裏想淵明停雲
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
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
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自序云邑中園亭皆為賦

此調一日獨坐停雲水色山聲競來相娛意溪山
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彷彿淵明思親友之意
云數詞俱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
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劉過字改之廬陵人能詩詞酒酣耳熱出語豪縱嘉泰
癸酉寓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
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
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

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蘓公等駕勒吾回坡謂
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
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
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
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
此徘徊辛得之大喜竟邀之去館燕彌月賙贈千緡
改之竟蕩於酒不問也嘗以此詞語岳侍郎倦翁掀
髯有得色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

見鬼症耳一座為之喞喞改之尤好作沁園春黃子
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
間改之從後題一闕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
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籃輿傍柳
題詩穿花覓句嗅蕊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
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
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
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

草行書後黃知為劉所作厚有饋貺壽皇銳意親征
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為殿巖從駕還內都人喜
見一時之盛改之賦一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遙望翠
華馬去似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豨貅不斷萬騎
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
笑韜鈴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整從容
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按稍箭飛如雨霹靂鳴弓
威撼邊城氣吞漠北慘淡塵沙吹落日中興事看君

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餉劉亦踰數十萬錢又寄孫季

和云問信竹湖

孫自號

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

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為莫是秋來未能忘
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闌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
人生了事成癡笑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臺突兀無

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踈兩梧桐微雲河漢鍾
鼎山林無限悲山陽縣問昌黎負汝汝負昌黎又嘗
賦賀新郎與一老娼云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

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
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疎雨秋風戰
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裝殘翠蛾狼籍
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柰愁多酒淺但託意
焦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
萬疊寸心遠

劉改之赴試別妾天仙子云別酒醺醺渾易醉回過頭來
三十里馬兒不住去如飛行一愁牽一愁斷送殺人

山共水是則是功名終可喜不道恩情拋得未梅邨
雪店酒旗斜去也是住也是煩惱自家煩惱你曹東
畝赴試步行戲作紅牕迥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
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
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上轉得官歸時賞你穿對朝
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對宮樣鞋兒夜睡間伴你
東畝名幽字西士

徐淵子有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研磚依

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竟何年徐除直院劉改之
賀啟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以買
山之錢買研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復有夜泊廬山
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
一翁捫蝨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
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醖却又詩成

樞相張公昇字杲卿陽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齊下及
第仕亦晚達作樞相退歸陽翟生計不豐短氈輕絛

翛然自適乃結菴於嵩陽紫虛谷每晨起焚香讀華
巖菴中無長物荻簾紙帳布被草履而已年八十餘
自撰滿江紅一首聞者莫不慕其曠達詞曰無利無
名無榮無辱無煩無惱夜燈前獨歌獨酌獨吟獨笑
况值群山初雪滿又明月交光好假饒百歲擬如何
從他老知富貴誰能保知功業何時了箕箒瓠金玉
所爭多少一瞬光陰何足道但思行樂常不早待春
來攜酒殢東風眠芳草東坡滿庭芳詞曰蝸角虛名

蠅頭微利笑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
趁閒身未老儘放我些子疎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
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
抵死校短論長幸對清風朗月苔茵滿雲幕高張江
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此二詞使競進之徒讀
之可以解體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娛生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滿
灑水浸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相射蓼岸荻花中隱

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門外酒旗低迓多少六
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危欄紅日無言西
下公晚年鰥居有侍妾晏康奉公甚謹未嘗少違意
公薨妾亦相繼以死

錢塘周美成邦彥踈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
家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神宗竒之累官徽猷閣
侍制提舉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名其
居曰顧曲堂其所製意難忘云衣染鶯黃愛停歌駐

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簷露滴竹風
涼判劇飲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子細端詳知音見
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顰知有恨貪耍不
成粧些個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
瘦減容光其詞格大率類此

周美成晚歸錢塘夢中得瑞鶴仙詞一闕云悄郊原帶
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
孤城欄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

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
朱閣驚颺動幕猶殘醉遶紅藥嘆西園已是花深無
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
方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晏客倉皇出奔趨於
西湖墳菴遠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
而來乃與小飲於道旁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少焉分
背抵菴尚有餘醺困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所云逾
月入城故居皆遭焚毀矣後得請提舉洞霄宮而終

老馬

張志和漁父詞曰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
况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黃魯直
取二詞合為浣溪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
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
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
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玉肌花貌真得漁
父家風然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

濶浪乎

政和中中貴人使越州得詞於古碑陰錄進御命大晟
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游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
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褪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
碧玉茵媚柳輕窳黃金縷鶯嚙上林魚游春水幾回
欄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粧淚
洗鳳簫聲絕無孤鴈望斷清波沉雙鯉雲山萬重寸
心千里

王逐客送鮑浩然遊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
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
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留春住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
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
個新華表見說在身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荒
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
在徽宗朝常奏天神降其家徽宗欲出幸左右奏以

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真偽既中使至其家無有也
因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韶之
子韶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寬以致其禍耳又有
浣溪沙兩詞一云扇影輕搖一線香斜紅勻過晚來
粧嬌多無事做淒涼借問誰家春易老幾時能覈夜
何長舊歡新恨總思量二云珠箔臨簷一向垂繡屏
遮枕四邊移春歸人靜日遲遲舊事只將雲入夢新
歡重借月為期晚來花動隔牆枝又玉樓春兩詞一

云秋歸思入江南
遠簾幙低垂閑不捲
玉珂聲斷曉
屏空好夢驚回
還起嬾風輕
只覺香烟短
陰重不知
天色晚
隔窗人語起
朝歸旋整宿粧
勻睡眼
二云繡
屏曉夢鴛鴦被
可惜夜來歡
記取幾聲低語
却曾聞
一段新愁看
怎覩繁紅流盡
胭脂雨
春被楊花勾引
去多情
只有舊時香衣
上經年留得住

紹興戊辰信州鉛山驛壁有題玉樓春不著姓氏云東
風楊柳闌前路
畢竟雕鞍留不住
柔情勝似嶺頭雲

別淚多如花上露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
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

金沙潘武子文虎少有俊才善賦嘗作四禽言詞云交
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牆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
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携
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
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冠雉開口強笑心懷憂家

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
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
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
怪落後行遲都斫殺鶉鴝鶉鴝鴝帳房徧野常前呼阿姊
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
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妒這箇不是親丈夫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
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脫

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
來廉叔度脫却布袴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
皆醉我亦醉湘江喚起醒三閭提葫蘆行不得也哥
哥湖南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
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涵
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牕瘦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
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

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為新製以
譏檜檜怒諷言者遷之於永

陸放翁在蜀日曾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
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顛顛蓬窻底飛上青天妒落
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題詠有云金鞭珠彈憶
佳遊萬里橋西卷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歸鴈
寄無由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否篋有吳
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

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銷長日翠袖傳杯領好
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
知否身與浮名孰是親仍以前詩槩括作風入松云十
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踈狂
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
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
親欲寫吳箋說與這回真箇閒人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放翁有客自蜀挾一

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踈妓頗疑
之容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
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
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
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呪你或謗翁嘗挾蜀尼以
歸即此妓也

放翁少時嘗遊禹跡寺南之沈園為釵頭鳳一詞題壁
間以寓意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

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春如舊人空
瘦淚痕紅挹鮫鮪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猶在錦書
難託莫莫莫

陸娶唐氏閔之女於其母夫人為姑姪伉儷相得
而弗獲於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為之別館時時
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
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造同郡宗子士程
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

語趙遣致酒者陸悵然久之為賦此詞其後尚有
律詩絕句數首

光堯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設素
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上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
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
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
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裡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
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

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
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
未免儒酸因為改云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命解褐云
文及翁登第後期集游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
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
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
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
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
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

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蓋天下事可知矣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壻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獸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一人娶妻無元紅袞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間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

絹

四明倪君真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踈狂今已老筵
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
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
天堂玉帝看你去那裡押到

有賦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天
晴終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成天
下驚有心為名名亦利也可警矣

一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府學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
滿將去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令歌
之其詞云抱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恁春時倉
卒去何意牡丹恰則開園茶蘼廝勾便下得一帆千
里好無謂復道明年行呵如何戀得你一葉船兒休
要更沉醉後梅子青時楊花飛絮側耳聽喜鵲哩守
與此婦俱墮淚其夫不悟

雲間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

買過三斤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
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造三斤君還
不信把秤來秤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為皇后
憲恃官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園
春者公主之園也唐人類用之

豐城南禪寺壁間有秋社點絳唇云燕子依依曉來總
為誰歸去淡雲生處已覺賓鴻度淺笑深顰便面機

中素乘鸞女瑣窻瓊女會有明年暑

蔡州瓜皮舖有用篔刀刻青泥為浣溪紗詞云剪碎香
羅浥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整整
斜斜楊柳陌疎疎密密店花村一番風月更消魂

儷語第三十五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
對如天惟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於今三年有能
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

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
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
於緝熙殫厥心念終始典於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
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
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固不臧陳善閉
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功
上帝臨女無貳無虞三事就公不留不處聞俎豆未
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

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柔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薰耜載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往祓於高禘，兆則百斯男之慶，皆膾炙人口。

對偶之絕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為父
為母平生能著幾鞞屐長曰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
武備與神為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兩聲
風約在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花壓欄干
春晝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梨園弟
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士鴻都客錦里
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鋪丈夫不學曹
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覺魏徵

更嫵媚三代夏商周四詩風雅頌二十四考中書令
八千萬戶冠軍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
來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公獨未知其
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
不豫哉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槐花黃舉子忙促
織鳴懶嬾驚

真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為知制誥
坐事責守黃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

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之語上覽表驚其詞之悲
方欲內徙會黃州有二虎鬪而食其一占者以為咎
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勅下而禹
偁死矣年四十八遺表云豈知遊岱之魂遂協生桑
之夢

元之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以啓
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
漁翁之嘆白樂天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

翁故也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巽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因蒺藜尚闕弓而相射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

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睢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
又偽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
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
若文正之精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過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
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鉢

為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位自昔衣冠以為盛事李文
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湫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國

朝二百年未嘗有自潤遷揚者况兩地皆是舊封倍
懷榮感益其父亦並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
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歐陽叔弼知蔡州其父文
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
人之往跡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
朱門之舊追懷今曩倍劇悲歡靖康中翟公異自翰
苑出守會稽亦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
臣再臨東粵豈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蒸

嘗之奉石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
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滕達道未遇時讀書僧舍盜其犬烹之僧聞於郡守守
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汝能作盜犬賦則釋之即口
占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報梵宮之夜吠充絳帳之
晨羞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
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

呂惠卿之謔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

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殺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而就傳寫都下紙為之貴其中警句云始以帝堯之明姑試伯鯨終為孔子之聖不信宰予

李易安賀人讎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公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寔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祿注曰任文二子讎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
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
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
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乙耳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
其申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
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疑同學舍

疑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疑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翟公異宣和末蔡約之攸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異再以瑣闥名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異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喜愠人多稱之又謝賜衣金

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
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賜歷日表云豈特千歲
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
進築隆凡二州及城塞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
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書全語而工者
汪彥章工於四六崇寧三年霍端友榜下及第瓊林苑
晏頌冰彥章作謝表有云既漱潤而吮清得除煩而
解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衛

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盃之香生死不忘效宮井玉壺之潔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益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亶亶萬幾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

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
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
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甄龍友嘗遊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鷄久畜請烹為供
僧曰公能作鷄頌當不靳也甄援筆題云頭上無冠
不報四時之曉脚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
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
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須先去本根大眾

先取波羅蜜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
心腸肝膽吐香水源源化為霧護湯滾滾成甘露引
此甘露成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
僧笑曰鷄死無憾矣即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李公甫謁真西山山西山留之小飲指竹夫人為題曰蘄
春縣君姓竹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其中
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
數條之風刺摩頂放踵無一節之瑕疵未聯云於戲

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
之風西山擊節益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
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勲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
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脩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
無卹之慶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拍常典用肇
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

間權外制某人行

陸伯麟側室生子友人陸象翁以
啟戲賀曰犯簾前禁尋窺下盟玉

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鶯鷺之步幾度
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唱采既可續詩書禮樂

之脈深艱得油

益醋醋之香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
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為郡夫人上表
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此表視前詰則受者多愧
矣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桐參歷井方知蜀道
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又嘗有啓云三山已

到輒為風引而還九闕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風
流文采蘊藉如此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杜詩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

佩鸞之舞王勃上已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

人一觴一詠會稽山陰脩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

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羣賢畢至

寶祐甲申江東多虎有司行檜禳之典青詞末聯云雖

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蓋
古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
切

楊誠齋答周益公惠鳩兔橘酒小簡云錦羽在桑翩翩
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
偕至恭惟某官文章羨酒儒學鳳麟遊梁王之兔園
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續騷酒箴
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觀此具見善於體物者

景炎末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詒語亦或有可觀如云雖鳥獸之迹不無交於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嘗及諸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歲不戰來年不征不知為何人筆也

宋稗類鈔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二十二

常熟潘永因編

辭命第三十六

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
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遂以
為定制議者以為得體

雷德驥判大理寺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

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對曰
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不明有以
奴主為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

嘆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

見

德驤深於易酷嗜吟咏王元之出其門下同子有鄰有終俱為名臣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甚

懷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

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是監御

厨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逡巡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測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何容更進一言上怒頓霽

真宗朝每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偶一日垂綸久之而御餌不食時丁晉公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

顏上釣遲上既激賞羣臣亦自嘆不及

南唐元宗釣魚不上優人李嘉明進詩云玉甃垂
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敢吞香餌知
是君王合釣龍謂換骨更佳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
袞雖曲盡於我心和傳說之美實難調於衆口公少
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外篇咏甚多如草解忘
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為人所傳誦

世傳王文穆欽若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章聖踐祚之初天下宿逋數百萬計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請盡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可以惠民曷為先帝不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感然領之不數年遂

大拜

有水先生者頗能前知禍福王子野待制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生曰試

觀之何物可以下飢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惟饑
可以下飢爾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
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
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當令傳飲期
一盪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侍姬人或問命名之意
邦直笑曰此俗所謂沙門置梳篦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錄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

者復益所未備頗足為樽俎諧謔之助士大夫昵裾
裾之樂每苦侍巾櫛輩得之維難或得一焉不問色
藝如何雖資至凡下必極加以美稱名浮于實類有
可笑者豈故為是矜銜特賞平日妄想不足則夸爾
文潞公帥長安見石才叔蒼舒所藏褚河南聖教序墨
蹟愛玩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
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臨本為真才叔不出一語辯答
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王荆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紫芝過故人家飲飲罷小憇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為館職頗右之
既而功不成仲昌以賊敗劉侍讀原甫戲荆公曰要
當如宗人彛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
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彛甫也
但神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又公嘗自
言性不慎言語與人無親踈輒輸瀉肝膽有所不盡
如茹物不下必吐盡乃已而世或記踈以為怨咨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
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
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
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
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
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
可為一笑

蘇長公自黃移汝道出金陵見介甫甚歡長公曰某欲

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長公辯前日事長公曰某所言天下事介甫色定長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乎介甫舉兩指示長公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長公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上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豈得以常禮自處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言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畏惠卿恐長公泄之也介

甫又語長公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弗為乃可長公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
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蘇長公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
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
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
橫交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聞人
如吾兩人耳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時
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以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
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蘇長公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
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元祐中遼使劉霄入賀蘇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
公馬小蹶劉即前詢云馬驚無苦否公應曰街勒在
御雖小失無傷也

詠武襄子也頗美丰姿神宗大長公主哲宗朝重
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近臣奏曰不知
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咏
為人樣子班行李質人材魁岸磊落甚偉徽廟朝
欲求一人相稱者為對竟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為
察隻子京師俚語謂無對曰察隻

劉壯與羲仲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謬以示
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

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

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壯興父劉恕字道原以史學自名壯興世其家

學

東坡謂劉壯與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與曰端明曷不為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亦不是當行家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
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泰見
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蔣穎叔之奇既貴項上大贊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

至金山寺僧了元

即佛印

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

其贊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
喜

慈聖皇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

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
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
真項安癰也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答曰臣
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
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
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
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

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每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上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編修甄龍友字雲卿永嘉人滑稽辯捷為近世之冠樓

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
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甚公問其故甄曰以果齋甘
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為罰長吏衆皆
其猥率嘗游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
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
曰是溫州狂生用之恐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
舉之甄時為邑宰趨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

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由是不稱旨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為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事可為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先宗宮僚時寧宗方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

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
益公語也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
劉功甫當制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長蛇
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意蓋當時方有
蜀警其用事可謂中的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
晚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
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

命除淮漕

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二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赦加恩區內無問於己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為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為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

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
具毛褐不知冰綃霧縠之為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
知熊蹯豹胎之為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
齷脣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蕘歌牧嘯之為樂
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不
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為
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
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

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竄越之徒歟
吾儕小人不求其比樵者笑而退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數忤權貴自少至老出入
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
雨郭外無寸尺之田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
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
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
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金國與西夏議和翰林待制馮延登為使時李獻甫以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至以歲幣為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兄輸弟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

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髭髯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髯白竊傷年且暮盡忠於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立而報効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捷於奏對

漢人賜稱叛都者惟王
與張弘範及張興祖耳

元文敏公明善參議中書日副蒙古大臣使交趾將還
國主賚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國主曰彼使臣已受
矣公獨何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
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嘆服

許魯齋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因謂
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
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公至以為贊善大夫未幾辭

去又召為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尚論第三十七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多至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惟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
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鋌懷照物之明而能
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別贈白金
百兩

張乖崖嘗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
不敢為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
公之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于浩蕩汪洋不如文公

六一居士曰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
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
深遠閒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
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
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鉛黛曳縞紵施
帷帳徘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之雖
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啓齒而笑也

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干鈞之
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
騷裏之馬方且脫驤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
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薄版
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以為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為
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為
之趨走而境內晏如也韓愈之視范曄如千室之邑
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華之下詩書傳記鏘鏘然

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
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數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
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

文叔易
安之父

蕭注字巖夫臨川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臣
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韓琦上曰文彥博
跛履韓琦嘶聲何為皆貴注曰兩人若不跛履嘶聲
陛下將不得而臣又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曰安石牛
耳虎頭視物如射意往直行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

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遠之
若可愛近之則廉隅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為二公無此二
事皆非人臣之相慶厯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
以為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
得龍之一體者皆貴極人爵見豫章黃庠手曰左
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
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黃魯直嘗

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定靜凝重如周公之赤烏几
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
磾亦是窺見他定靜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托孤寄
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意也歐陽公謂其垂紳正笏
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劉元城
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嘗端坐畧無欹仄至於終日

蘇叔黨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話而以比胡趙則糞土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吳子經臨川人荆公之舅歐陽文忠公集所載五言古詩送吳生即子經也嘗著語錄數卷其論孟子楊雄荀卿論性不同曰稚子夜啼拊背以哀之而不止取

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
滅燭其父伏户下為鬼嘯出垣後為狐鳴則其口如
室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云此等語絕似莊子
王平甫閱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詩序言退之善
與處士作牙

呂晦叔王介甫同為館職當時閣中皆名士每評論古
今人物治喪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為
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

或以為知忠義或以為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眾
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眾意未滿晦叔來
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眾乃服

晁秘監美叔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
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
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華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
庖厨而器皿肴簌悉假貸於人收拾餽飭意欲強學
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何如貴公供帳不移水

陸之珍吐嗟而辨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
遠聲利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癩楊敬仲先生曰
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道居家以無
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踈為久要理到之言也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
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
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

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

徐師川俯曰東坡山谷瑩中三君皆余所畏然各有可笑東坡議論諫諍真能殺身成仁者夫死生旦暮爾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遷夫士之進退極欲分明豈可以舟吏為累瑩中大節昭著是能必行其志者當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動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金盤露甚於椒花雨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
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
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子矣

宋世嘗目莊周為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操莽

洪文敏邁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
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呵華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
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
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游若恐不暇燈收花暮

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

者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朱文公告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甫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

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莽齋墮三都誅少
正郊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
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
鬪鄰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
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生
死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度
者况望其立大節彌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
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

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慙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羅大經云張耳陳餘變姓名為里監門餘不受里吏笞耳責而數之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順

其美也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黨籍偽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釀之劉安世嘗云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也黃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此淳熙以後士病也陳同甫與朱子書畧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

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
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
皆是利欲亦過矣

世言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
濟叔不誇棋何公南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約
大抵不足則誇也

劉涇溪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
李陵詩噫馮海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

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
敷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
亭時耶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也上馬固相
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觀三公跋語痛快嚴峻
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人臣而失
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宋稗類鈔卷二十二